

艺术与历史的共存——论关羽形象的多重意蕴

2005-10-13 吕峰 阅读1783次

当前关公文化的研究渐成为热门，文学研究者，民俗学家，历史学者，商人，地方官员，海外华人乃至普通老百姓纷纷涉足其中，在言说关羽时经常有意无意地用一种历史的误读来理解和认识关羽，即混淆了文学艺术的关羽与历史之关羽的区别，或以文学艺术的关羽附会历史的关羽（如一些地方政府的关公文化活动中以关羽的小说戏曲及民间传说的形象替代历史中关羽的形象，穿凿附会地考证艺术关羽的真实存在），或以历史的关羽苛求文学艺术的关羽，颠覆艺术关羽的价值（如一些追求市场效应的关公研究书籍），艺术原理中的一个简单常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区分被忽略后，关羽的形象在后现代的社会文化中呈现为一幅光怪离奇的面容。的确，中国的文化具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在关羽形象的历史演变中，文学艺术的关羽形象的传播遮盖了历史关羽的真实，而西方的新历史主义者也说“历史的语言构造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构造形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认为历史不过也是文学虚构的文本，但这并不能成为今人可以以前现代的传统或后现代的理念为借口任意衍说文学和历史，本文力图简略地描述这两者的区分。

关羽形象的历史演变经历了“候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褒封不尽，庙祀无垠”巨大变化，其中历史、伦理、政治、艺术共同塑造出文化关羽的综合形象，但它们的区分还是有迹可寻，《三国志·关羽传》载刘备与关羽“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待立终日，随先主（刘备）周旋，不避艰险”。记载了刘备与关羽比较亲密的君臣关系，而在戏曲和小说中被演义为精彩的“桃园结义”情节，对于历史中的关羽性情与地位，陈寿给其评语也很简略：“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思，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并没有使关羽的地位优于其他历史人物，这是陈寿作为史学家对历史真实的客观态度使然。而文学艺术的规律却是要背其道而行之，为了满足历代文化文学接受者的心理需求，关羽的形象在艺术的领域内被创造性地进行了虚构叙事，其众多的艺术情节或依傍史实而生，或凭空独创，比较重要的虚构演变如下：

赴义涿郡：《三国志·关羽传》称关羽“亡命奔涿郡”。《关西故事》却道：关公本不姓关，少时力最猛，不可检束，父母怒而闭之后园空室。一夕，启窗越出，闻墙东有女子与老人相向而哭。怪而询之。老者诉云：“我女已受聘，而本县舅爷闻女有色，欲娶为妾，我诉之尹，反受叱骂。”公闻大怒，仗剑径往县署，杀尹并其舅而逃。而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义举”具有了复兴汉室的色彩。

温酒斩华雄：《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梟其都督华雄等。”可知，华雄为孙坚所斩。可到《三国演义》第5回里，十八路诸侯兴兵讨董卓，董卓部将华雄先斩鲍忠，继败孙坚。袁绍急召诸侯商议对策，众皆默然。这时，华雄又来挑战。正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关云长慨然出战。“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銮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下”。然后特补一句“其酒尚温”。

斩良诛丑：史载，建安五年，袁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曹操派张辽与关羽为先锋迎击，“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三国志·关羽传》）而诛文丑却非关羽之功，官渡之战中，袁绍渡河追曹军，至延津南。曹操令弃辎重、鞍马就道。袁军争拾之。曹军“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三国志·武帝纪》）《三国志平话》对关羽“斩颜良”进行了加工：“大将颜良引十万伐曹，连败曹军先锋夏侯、大将曹仁。曹操深叹：‘颜良英勇，如之奈何？’关羽笑道：‘此人小可。’提刀上马，于高处见颜良麾盖，直闯袁军大营，不做疑阻，一刀砍颜良头落地。”而在《三国演义》第25回里这一细节被渲染更加形象生动。

降汉不降曹：《三国志·关羽传》载：“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后羽得知刘备下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可见，关羽降曹原本无亏。到了《三国志平话》中关羽降曹有三个条件：“我与夫人一宅分两院，如知皇叔信，便往相访：降汉不降曹；后与丞相建立大功。”（卷中）曹操尽数应允，关羽遂降。《三国演义》第25回对降曹的处理更加合理：关羽被围，张辽上山劝降，陈述“死拼”有“三罪”：弃兄独死，有负桃园誓同生死之约；二嫂无所依托；不能和兄长共扶汉室。而降曹则有“三便”：一者可保二嫂，二者不背桃园之约，三者可留有用之身。关羽又提出了“三约”作为降曹条件后乃降，极大维护了关羽的完美形象。

单刀赴会：《三国志·鲁肃传》载：“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裴松之注引《吴书》载之更详：“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单刀赴会的主角是鲁肃。可《三国志平话》和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里的“单刀赴会”者却成了关羽。鲁肃率万人过江，请关羽单刀赴会。关云长明知机巧，仍无所畏惧，衣甲全无，腰悬单刀一口，径赴鲁肃军营。《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杂剧还赞颂关羽是三国英雄汉，豪气三千丈。《三国演义》第66回“关云长单刀赴会”进一步加工：孙权讨要荆州，而刘备抵赖不还。鲁肃设下一计：请关羽到东吴赴宴，关羽以过人的英雄气概胆识折服鲁肃，安然返回的情节。

月下斩貂：据《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氏春秋》载，关羽乘吕布被围困，欲娶吕布使节奏宜禄的前妻杜氏。这极大损伤了关羽的正人君子形象。宋元文学艺术作品对关羽这一形象污点进行了奇妙的艺术处理。《关大王月下斩貂蝉》演“一介寒儒”关羽喜爱《春秋》，并从中领悟出了“女祸论”，遂把《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吕布遗下的小妾貂蝉联系起来，认定貂蝉与董卓父子并为汉室乱贼，正欲斩之。这时移爱当世英雄关羽的貂蝉欲借关羽月下读《春秋》之机前来向其表达衷肠，正好被青龙偃月刀投下的刀影斩杀。杂剧作家这一“反唇相讥”之妙，既掩盖了关羽的“污点”，又迎合了民间世俗喜欢谈论貂蝉的口味。

义释曹操：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赤壁战败后曹操确实经华容道北归，但无关羽“义释”之载。《三国志平话》始有关羽于华容道拦截曹操的故事：曹操率残兵败将到华容道，却被关羽截住。曹操美言相叙与关羽的恩情。关公以“军师严令”不让通行。说话间“面生尘雾，使曹公得脱”。曹操得脱是“面生尘雾”的气候现象造成。《三国演义》第50回里“面生尘雾”变成了“仗义开释”：曹操率残兵败将窜逃到华容道上，忽见关羽拦住去路。曹操与关羽论起昔日之情，哀哀求告。关云长义重如山，尽数放走了曹军。关羽为报旧恩，不但放弃唾手可得不世奇功，而且不惜赔上性命。无论是哪类情况，文学家、艺术家的加工改造都起到了完美关羽“忠义”、“神勇”形象的实际效果，促进了关羽文化信仰和崇拜的形成。

由此可见，艺术关羽与历史关羽具有巨大的区别，今天我们在谈论关羽时，实质上是一个文化关羽的想象，它蕴涵着历史的关羽，艺术的关羽，政治的关羽，宗教的关羽，商品经济的关羽等等多重面相，如果我们不区分它们的真实含义，而只是在一个未分化和前学科化的层次上展开论述时，得到的只是无意义的众声喧哗和无结果的缘木求鱼。当代民间的关公崇拜又开始萌发，关公文化从表层看也在复兴，而其中包含的深层文化心理与时代意义却与传统关公崇拜迥然不同，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回归与求索，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市场无法把握的而产生的精神信仰与寄托的要求，华人对自身民族性的文化认同的需要等等新的内容构成了当今关公文化兴起的底蕴，由此把握关羽形象的内涵，区分它们不同意义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